

詩歌賦詠

文章四六

曠達隱逸

仙釋僧道

皇朝類苑

卅九之四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九

詩歌賦詩

沈存中論文

韓退之集中雖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子秋與鶴飛
今殿石刻乃春與猿吟子秋與飛古人多用此格
如范胡吉日兮辰良又應春燕兮蘭藉真在酒兮
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如杜子美詩紅飯
啄魚鷗鷗粒碧梧棲老鳳風枝此亦語久而意完
韓退之詩雖鏗鏘窅窅行天馬渡橋亦類此體然
稍牽強矣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二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從緣極工而後已
所謂句眼月眼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九
詩歌賦詠

沈存中論文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
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
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如杜子美詩紅飯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完
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効此體然
稍牽強矣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沈存中筆談十四

二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挺蹀極工而後已
所謂旬鍛月煉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



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完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三

小律詩雖未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臧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爲人所知若字字是皆無瑕可指語意亦掇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完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析楊黃華也譬

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四

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臧裂如白樂天座隅詩云俱化爲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飭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零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五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

倒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
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
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
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
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
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宮之
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
九歌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對
奠桂酒今例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
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
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如
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
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聲逼履

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
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
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
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香奩集

獄

和魯公有艷詩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
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
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無疑香奩簾金六集自爲游藝
集序云予有香奩簾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
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遊藝集序實之此凝
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悖家藏諸書皆魯公舊
物印記甚完

見筆談

大言賦

蘇易簡為學士承旨日 太宗親書宋王_{大言賦}賜之易簡因效王亦作大言賦以獻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王堂易簡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歎宋王之奇怪也因伏而奏言恨宋王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焉卿謂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為席兮饗祖宗天起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曜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璫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冊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天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夷兮溟海乾圓蓋空兮方輿穿君王之壽兮無窮焉殿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大喜又作大言賦銘四句以褒之易簡刻石于

院內之北壁 見楊文公談苑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瑣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頌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因詩起獄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創材為堂舟載歸鄞時王達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利之迹於是明

州秀州各起獄鞫治振與無擇貶斥熙寧已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爲始也

鳳棲梧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替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切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煙靄翳帝里繁華迢迢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亸烏雲膩細帶雙垂金繼細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見倦遊錄

大小孤山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廬江孺乃爲婦

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廬孺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登吹臺詩

先公嘗言恩門王公終於太子少保七十後精力猶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老蒼頭携照袋

照袋以皮爲之四方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

中貯

筆硯韻略刀子勵石牋紙數十幅并小樂器之類後別置遊春盛隨事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在京者多侍行每出郊野遇有園亭及竹樹之趣必賞燕終日賦詩品小管色盡歡醉而歸吾忝左拾遺日適暮春與同門生五六人从公登繁臺佛舍繁臺即梁孝王吹臺也公是日飲酒賦詩甚歡抵夜方散嘗記得公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

雨

隨風兩去芳罇宜命管絃催謾誇列鼎鳴鍾貴寧免
朝烏夜兔摧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其
天才縱逸風韻閑適皆此類也

王彥威詩

先公嘗言唐朝長安士大夫重內官而輕外任及兩
制尤為華貫故自丞郎或從翰苑出領節制者皆以
為失意當時方面者目為麓材是以張燕公有言愧
無通材供國麓使又薛許昌謝茶詩云麓官乞與真
拖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東京明德門今為乾元門即
唐時汴州宣武軍鼓角樓至朱梁建都不遑改作因
而魏曰建國樓其上有節度使王彥威詩石尚在
威明於典禮仕正元元和間為太常博士累官至大
僚其詩曰貔貅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

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駟紅旂關西將列
坐青娥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麓官到底是男兒
即彥威麓官男兒之言亦有憾爾其石至太祖重
修官職不復存矣

禪理

楊文公深達性理情悟禪觀捐館時作偈曰漚生復
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真機處趙州東院西丞相王
公隨亦悟性理捐館時知河陽作偈曰盡堂燈欲滅
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是夕薨凌晨
大雪實正月六日

二

曹司封脩睦深達性理知邵武軍時常以竹簟贈禪
僧仁因作偈與之曰翠筠纖簟寄禪齋半夜秋從枕

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涼天捲却暑天開。

三

張尚書方平允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以偈荅之曰：自從無始千千劫，萬法本來無一法。祖師來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黃葉。

四

陳文惠公亦悟性理。嘗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獨坐了無人，又得真消息。

五

雷文忠公允達性理。熙寧中，余守官洛下。公時為亳州遺余書，託為訪荷澤諸禪師。余因以偈戲之曰：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舡，無風休起浪。唯當清靜觀，妙法了亡象。公

荅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貺余曰：承以偈見警美，則義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盡亦得不盡亦得。就其中觀象者，為不得不觀象者。所得如何？禪在什麼處？似不以有無為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見青箱雜記

淵明詩

陶淵明意趣真苦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君从山中來，一作南山來早晚發天目。我屋一作家南窗下，今生

幾叢菊。薔薇葉已抽。

一作秋蕊

秋蘭

一作春

氣當馥。

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詩有變態

薛許昌荅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能破觚爲圓劉剛成柔始爲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蘇子美窮居和長安師葉清臣見寄玉帳夜發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煙東坡嘗作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駭猛虎如羣羊句真佳語也

王蘇更相是非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徐云此定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

祠西太一見公舊題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見西清詩話

王蘇更相稱譽

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則俱味禪悅公嘆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

在柔

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

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道也當是時想見俗子掃軌矣

目前之景吟不到

張天覺云游魚幾隊子隨母啄木數聲雌喚雄方子
通云楊花入竹靜鳥影渡塘稀而歸來詩云馬憶曾
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皆目前
之景吟者多不到也

前輩務求博約

二宋俱爲晏元獻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
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昔公兄赴鎮
圃田同游西池作詩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
鵲飛語意警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
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
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舡不御
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如此

太白傳神

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
神遊八極之表或以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
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
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
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
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
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
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
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

見西清詩話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磨衲專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鉢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韓文公華山女詩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賦謝自然詩則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詩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推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惟

堆塚死屍

曾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塚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量屐身後

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文章傳襲

司馬池文正公之父仁齋時待制作詩云泠泠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又黃魯直之父作大孤山詩云長江巨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文公清夷剛正而作小辭云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靜曾直作詩用事押韻皆超妙出人意表蓋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見三居士詩話

用字音

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流在東新中入張音留宴汾

陰西入光韻直取意順而已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唯白居易作詩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麟用音橋音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嘗評之曰詩人乘語俊當如此用字

用字意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灩西春水穀文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

西都詩

宋次道嘗為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時名官人所聚也見劉貢父詩話

制科無登第三等者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自餘皆四等上並為及第降此則落之

三諫官詩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制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竟相歡當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詩句作圖

古今人掇取好詩句作圖此特小巧美麗可喜一曲之智則能之故句圖多指詠風景形似百物將以觀雄材遠思不可得也然雄才遠思之人亦自多好句可入句圖梅聖俞愛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

遲則善矣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杜工部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了無瑕類又杜詩云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西山詩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到客多留詩挂壁嘗有僧來讀之已而告郡守曰詩盡不佳何不除去守愕然詰之曰僧詩能佳乎僧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去

使虜

余尚書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又再往虜情亦親余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後盛也臣拜洗受賜

也兩朝厥荷

通好也

情幹勒

厚重也

微臣雅魯

拜魯

也祝若統

福祐也

聖壽鐵擺

嵩高也

俱可口勿反忒

無極也

虜主舉大盃謂余卿能道此我為卿飲余復

言之虜主大笑遂為酌觴漢史記槃木白狼詩漢語則協韻夷語不諧其實時人先作詩及反用夷語譯出不知余真夷語也劉丞相沈使虜使氣凌壓之契丹館客嘗言舊人有語云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佳未有能對者劉即應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時待北虜有禮不使纖微迂之兩公俱坐謫官也

奏獻浼瀆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凍雲飛遂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野雲飛詩召

對嘉賞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縹緲
隨黃屋陰沉護御衣俄一縣尉宋捷督護輦道倚其
姓名之識旋覲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進不已諸科亦
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進上官家趙浼瀆
旒宸有司亟請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本臺封駁
方進因而少戢

駁

章樞密喜養生

章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飢則雖不
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節亦不拜在門下省
及樞府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
中人蘇子瞻贈之詩曰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
綠骨輕蓋謂是也見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三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

文章四六

盧多遜

盧多遜爲學士時太祖至西洛郊祀手詔乃多遜
所草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錢
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
右持詣翰林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
云上帝之休雖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
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吳處厚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
時樞密邵公元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抗脩注江公
林並爲考試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

使蕭何唯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荅詳備及賦押秋茶之密用唐宗赦受繅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茶密於凝脂然則各何出余避席欽社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文誤中甄采因對曰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茶之密網唐宗赦受繅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即不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唯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是舉登第名在行間授臨汀獄掾公作詩送余曰大學曾諸生南州漢掾卿故鄉千里外丹桂一枝榮莫嘆科名屈難將力命爭他年重射策詞筆況縱橫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

二

小說載盧携兒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褥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荅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

流外道格調則麓野嘲啗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
茲亦與文章相類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
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
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
也又偽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後復姓有
啓謝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
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楊文公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徭歸韓城
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
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

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二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
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
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
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
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三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
笑喧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
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
之際成一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鄰境明且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丞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胡武平

胡武平嘗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文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荅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厲覽者無不歎服

王元之

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林逋

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其頽陋即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略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詩石一片并剡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極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昔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丘樊之微側軫土木之衰病不過一駐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回玉趾歷覽環堵當纓鞋

之盛集。摠風雅之秘思。率以賡載。殆成編軸。且復韞
它山之堅潤。刊羣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鐫相照。輦
置植立。賁于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
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
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
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見青箱雜記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弊。風兒寢陋。始來
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謝
解啓曰。三年於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
果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愍其窮。嘗以書薦于士人。
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
書歸。而具啓納于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

都不割懷。趙壁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見倦遊雜錄

宋湜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
時宋湜湜宋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
旨。惟宋公湜湜深曠。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
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
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待眇躬。爾宜望弓劍以
拜恩。守疆垣而効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夏英公

夏英公諫雖舉進士。本無科名。以父沒。王事授潤州。
丹陽簿。即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
午。而先臣供傳遽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徇國。失身
行陣。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若

陛下以枕石漱流爲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
榜丹桂爲材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賸背爲
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
不綿歷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
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駟而較其先後
矣真廟再三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
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
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
論五曰舜無爲禹勅事功業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
不列四科論是歲遂應中制科

二

夏英公諫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沒子
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于

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禁錮之音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
精絕

丁晉公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
召還兗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
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
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變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
啓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
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効慎密於孔光不
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傳且詠蒼苔

二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

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南海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爲人所傳詠見歸田錄

凌叔華

余頃與凌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謨吳春卿皆昔師之素稱翰墨之妙時寺閣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十餘其體類顏而逸勢格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簡而有法云

陶穀

陶穀晉開運中爲辭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而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旦

草以奏曰漠北有不賓之虜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潘佑

太祖嘗諭旨江南令遣使說嶺內歸順後主令近臣數人作書惟潘佑所作千餘言詞理精當雄富典麗遂用之江南莫不傳寫諷誦中朝士人多藏其本甚重之真一時之名筆也

趙鄰幾

趙鄰幾善屬文有名于時太宗用知制誥未數旬卒中使護葬淳化末蘇易簡上言鄰幾有子東之亦好學善屬文任北地邑佐部送芻粟死塞下家睢陽鄰幾平生多著文家有遺藁上遣直史館錢熙往訪之得補會昌以來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

鄭子一卷六年帝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鄰幾點竄之迹令宋州賜其家錢十萬

徐鍇

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槌鼓也補衡作漁陽三槌鼓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之又嘗召對於清暑閣閣前地悉布墀經雨草生縫中後主曰累遣薙去雨潤復生鍇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後主令於醫院取桂屑數斗勻布縫中經宿草盡死其博物多識如此嘗欲注李商

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見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乃後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推鳴鑄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

錢昭序

錢昭序鄧王儼之族子也爲如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鬼惟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懿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當時多傳誦昭序有文詞作數賦自一至十九十篇甚爲蘇易簡及江陵從祖所傳誦

湯悅

湯悅父殷舉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江南爲宰相建隆初宣祖諱改姓湯初在吳爲舍人受詔撰楊

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畫江後申主遣悅入貢世宗爲之加禮自淮上用兵九書詔多悅之作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字形於嗟重當時朝臣沈遇馬士元皆以不稱職改授他官復用陶穀李昉爲舍人其後擢用舊載率由此也

楊文公談苑

王狀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庭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草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繇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魏羣仙之樣特承面命越度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憫事三朝之舊俾

偕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既表重錫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

劉貢父

劉敞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律犯主上嫌名敞謂禮院先未嘗定此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敞敞不校既而御史張戢程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敞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忤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錢若水

錢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

云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
又與趙保忠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
辭甚美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至今
其子延年寶藏之

金波遺事

錢郾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
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釣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
凝碧早拖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
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
雁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釣酸文
舉世傳

阮思道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
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
收碣石之宿霧歛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
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見名賢詩話

賤錢惟演詞

時大臣爲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謫漢東會禁林主
誥者素爲深仇賤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稟訓茅土之
後多或墜宗具官某亡國之衰諸孽臣之累姻孽臣
蓋晉公也時冢宰謂典誥曰萬選公其賤語太酷禁
林曰當留數句以俟後命太宰笑曰尚未逞憾乎

郡燕樂詞

范文正公鎮餘杭今侍讀王樂道公在幙場內翰隱
甫公案謫信州未幾召還赴闕過杭公厚遇之特排

日遣樂吏往察判廳清樂詞樂道叱之不與來日酒
數行遣吏投書於席大槩言陶之學先王之道未始
游心於優笑之藝始某從事於幕天下之士識與不
識皆以陶爲賀蓋今岩穴蟠潛修立之士無不由明
公之門涵濯以至於華顯者獨某不幸吏於左右公
未嘗調之以道德摩之以仁義反以伎戲之事委之
非某素望也且金華楊公以吾儒高第之一人爾苟
某始者騷巍等歷清秩過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
之辭爲托也公以書示隱甫隱甫笑曰波及當司尤
無謂也公頗動既而非久移鎮青社樂道少安又王
尚書拱辰長安上事理掾撰樂辭有人間合作大丞
相天下猶呼小狀元之句又梅龍圖擊餘杭上事曰
一曹條撰頭盞曲有黃閣方開金鼎和羹正待梅之

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薦擢不數年並陞於臺閣皆
繫乎幸不幸爾

章懿太后神道碑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
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寔繫
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
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
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
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
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外祔二后赦
文孫承旨并當筆協聖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擁慶
羨是生渺冲頤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
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

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文老不衰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頃在禁林懷荆南舊游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不少衰又曾魯公垂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謫守鄱陽手寫一簡慰之略曰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博瞻才雅而嘗誦之經臣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氣使之然爾

獎詞臣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儀有禮外請誅之制甚繁具本文蒙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札草上受之批於紙尾獎之云聖功頌無一字可議後范詩有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之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玉壘清話

賜恩澤出身章服誥

景祐初元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誥詞略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卿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岩穴夙蘊經綸鶯遷未出於喬林鸚薦屢先於鄉板縱轡誠希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高麗使先狀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已來數有賓貢進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修貢因泉州黃慎者爲向導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狀致通州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查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悌與同行朴宣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基白日閑等句中土士人亦稱之寅亮嘗爲其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從悌使中國澗水燕談

音韻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其字未

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大亦切音也殆與聲但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齒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舌音十半齒半舌音二九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臍龐庵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滂傍博是也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上有三字邕曾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簫字看

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
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
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
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泛入別等謂之類備雖備
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
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
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
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微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
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
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子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
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
渡之後又難以吳音故音韻庵駁師法多門至於所
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

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
徵羽切韻家則定以爲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
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
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
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
唇上發如針字清金反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歆字
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
拖婆茶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鎖呼拖
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瓊
曷攞多三合婆上聲車娑麼三合縑伽上聲吒拏娑
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佉陀爲法不
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
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九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已上見筆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餽篆額山東詩僧秘演力幹屢篤歐俾速撰文成演以庚二兩置石於相藍南食毀礪訖白歐公寫石之日爲具召館閣諸公觀子美書書畢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蘇

囑演曰鐫訖旦未得打竟以辭翰之妙演不能却歐公忽過定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歐怒回詬演曰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歐愈怒曰是何言演曰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復更者時云兩文來買歐陽某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因解頤徐又語歐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公之文張其名目與日星相磨而又窮民吾因頗濟其乏又非利乎公但笑而無語見湘山野錄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仍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水李寧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出聖政錄

陳希夷

陳搏譙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岩辟穀練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宿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寢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

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搏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訖太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爲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與之聯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計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觀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練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擬如白日外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

千

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買德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啓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

見楊文公談苑

二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揔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中草屨垂緇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

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千載客
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
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臣兩禁赴坐
爲詩以寵其行見灑水燕談

三

真宗時陳搏被詔赴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處勿久戀得志之處
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見倦游雜錄

四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人罕見
者關中呂洞賓者有劍術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
輕疾皆嘗至搏齋中奇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齋寄
搏搏與酬唱如交友

五

興國中太宗召陳搏赴闕搏隱華山雲臺觀百餘
歲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戲渦水側一青衣媼
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
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矜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
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
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
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鄴鎬間門人戚屬亦怙
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京兆
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
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
行而逝奇男子也見玉壺清話

江直木

江直木隱居廬山有至行一夕有盜入齋中直木假寐不動清貧無它物唯持藥鼎而去遺其蓋直木俟其出戶隨後擲蓋與之來日謂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報曉雞為狸所食直木悵然將有以報雞之冤者來日持百錢坐路隅以俟有持死兔過者即市之割以祭雞人或謂直木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類也

見揚文公談苑

劉孝叔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仕之際已恬於進撰一闕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煙蘿聞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岐路足風波水精宮裏家山好物外勝游多晴溪短棹時時醉唱裏梭羅天公柰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為三

郊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以先朝霧歇此闕幾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為必期

湘山野錄

王昭素

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耶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為國子博士逾月賜茶藥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餘方卒見

澠水燕談

魏野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飲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昭言於朝號清逸

處士

春明退朝錄

二

魏野字仲先陝府人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之跨白驢真宗祠汾陰召不起能詩有唐人風格卒贈著作郎蠲其家役李瀆野之中表兄也瀆卒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往爾宜去奠之才六日而野亦卒人以爲異

田聘君

田徵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奔父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擁縣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

不果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荅曰負鼎扣角顧廬築金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計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衮最其高第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哀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爲二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麻先生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聞而召之坐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仍贈以詩曰宜毫歛墨并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

能吟天骨異前生已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
二親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官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別
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鄰里有爭訟
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歲盜不入其家
富韓公文潞公守青州皆嘗致書幣龐莊敏公出鎮
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累以詩貽之薦其
行義于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
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余祖母長安君兄也或以
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
一試不第終身能舉宋詩已識之矣

李昭君

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讀乃中表也俱有高節
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

前曰樂天洞瀆結茅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灑
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
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
天盡時即正悞曰盡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
能起耶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史延壽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
如一坐輒箕踞時我人魏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
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闔者不開門叱之闔者曰此
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
相公我無求於相公相公自欲見我耳爾不開門我
徑還矣闔者走白公公開門延之延壽挾術以遊於
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

聲愚子

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古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聲愚子晞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負厚禮聘晞爲學正晞踰垣而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近臣連章薦其道義詔授京秩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五老舍

慶曆末杜祈公告老退居南都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懽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故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

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懽故祈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卿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高年也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嘆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傳看

見灑水燕談

江鄰幾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

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高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棊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祚阮也。劉貢父詩話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齊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憇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環轅道，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川，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岩，躡山

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寶應，觀文富二公庵之廣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序之以爲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劉孟節

劉孟節先生

縣

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

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一名，亦去爲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鉅嶋山震，逾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不就。青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傍無人煙，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

無位不克施於時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慨想世事噉吁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

王樵字有望淄川人性超逸深於易善擊劍有槩世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徙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為親葬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詣樵居樵踰垣遁去其後高

歿

弁為知州事范諷為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為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為贊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預卜地為窆名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卧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劍從葬著遊邊集三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散亡濟南李芝為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復為繭堂并起堂祠樵文幼薄能為詩精陰陽地里

李瀆處士

蒲中李瀆處士父瑩國初為侍御史有直聲瀆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琴詠自樂未嘗造

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瀆不起有表稱謝云
十行溫詔初聞丹鳳嚙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
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留巽治三傳年老博學
躬耕不仕以講授爲業真宗亦以一絕句賜之見
澠水燕談

孫集賢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
節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
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
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今日
淮西又見陳或云陳莊二公被差者也寄語姑蘇孫
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
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高其風許再任詔下已歸竟

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閑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
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
兄淹遲日久且寬衷當別致拜聞公正色荅曰二十
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殆事
權屬他出庶堂數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悅得爲信
乎冀公愧謝解舟遂行見湘山野錄

孫宣公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厅壁語客曰白傳有言
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
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
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
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

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麻希夢

端拱初太宗詔訪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甚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唯清心寡欲節聲音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爲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宗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溫基溫舒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爲天下第三人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

張乖崖

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諫移書云張老子今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湏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

忽都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懼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窶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殫身世若脫屣豈能念它人乎大年自持不宜諫白其語真氣勁如乖崖之在目干寶晉書稱王獻之嘗云吾於文章書札識人之形貌情性真所謂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曠達隱逸

孫明復先生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髮鬢皓白著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
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
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
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
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
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
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
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
盡妻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見澠水燕談錄

蘇澄隱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鑾駕霜髮星冠年九十許氣兒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遊於關洛嘗過從豐茂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養生之要隱對曰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元欲凝神太和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號順素先生

李集賢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處搢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有工至於草隸分篆俱絕其妙入得之則寶焉

焉

爲詩清淡閑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閑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煙古寺稀時携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煙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於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司園池亭樹瀟灑自如每喜誦楞嚴中四句云將闍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九起居皆詠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朱侍郎

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燕王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

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
正太平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
過荆門之句四十八篇皆警絕一體朝論榮之弟協
亦同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疎荆帥陳
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
謚正裕先生

王昭素

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
償其直賣者反曰適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
但受之免陷汝於妄語咎自爾人無敢給者相告曰
王先生市物不可廋索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橫木
滿室不通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潛擲于外謂偷
兒曰速去恐有捕者盜慙棄物而遁幾盜鄉息李穆

昔師之逮爲學士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顏
如渥丹目若盪漆鰥居絕慾四十歲家無女侍上
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起整簪纓改容而說
上問曰何故昭素奏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
諭該證微含箴補上側聽喜沃講罷留茗菓讌語
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
素曰治世莫若安民養身元非寡慾此外無它上
愛之書于屏几享壽八十九

王元澤

壬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關祀刻之以廣其傳庶乎
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元澤病中友人魏道
輔奉謁於寢對榻一片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墓誌
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起身

事熙寧天子才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後尚有數十言掛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謂之達歟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九園圍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園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狼延

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闡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若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陶樽菓軟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頷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馮樞密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
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書
姤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日不窺但日與
和甫談禪耳平甫荅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
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見東軒筆

王荆公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
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
靈觀使築第於白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
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
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
但庇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
輒不荅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

報寧既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見東軒筆錄

韓丕薦三處士

韓丕少遊學嵩山間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
詩三十篇人多傳誦後為翰林學士太宗召問當
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以萬適楊朴田誥為對上悉
令召之而誥詔下乃卒朴至召對自言不願仕進賜
束帛遣還與一子出身適最後至閣門拒之不得見
居京城半年僅至寒餓丕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
以為廬州慎縣主簿命下數日卒朴善歌詩每乘牛
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若
思為歌詩數年得百餘篇而出誥歷城人好著述聚
徒數百人頗有進士舉顯達稱其師名聞於朝中宋

維翰許袞皆其弟子。詰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率迂闊，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而出，則一篇成矣。

楊文公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編紵之意也。

張宗晦

慶曆中，張宗晦以祕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賀知章以道士服歸，會誓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少佳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學造？請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

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爲名言。宗晦，英公齊賢子。見澠水燕談

杜五郎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之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

縣

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爾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

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
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
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
以醫卜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
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
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
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覩其間多說淨名
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
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
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
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未嘗妄言未嘗嬉
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
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

卧疲甚與官屬閑話輒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見筆談

种放

景德中种放賜告躉還嵩山真宗致酒資政殿錢
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焉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
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
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次欽
若放北面對上持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章賜
放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二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
豹則止他日當自出於衆人初莫諭其意後放隱終
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遇非常拜工部侍郎皆

符其言

三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嘆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詩云。幽居帝盡看。

四

初种隱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陳宿戒厨僕來日有二客一客膳於廊才且果至。惟邀放升堂。殷懃睥睨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麼只少。六年年六十。此生陰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帝友而無科名。晚

爲權貴所陷。种又乞素履之術。陳曰。子若寡慾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不媵。壽六十一。

五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滿。調補長安簿卒。官放七歲能屬文。既長。父勗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卒。兄數人皆從賦。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爲廬。以講習爲業。後生多從之。學問得其束脩。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工爲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爲陝西轉運使。表薦之。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其才。收用。放詣府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賀適自秦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詣賀謀其事。賀曰。君今赴召。不過得一簿尉耳。不如稱疾。俟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

託賀爲奏草稱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既辭疾，母悉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詣窮僻人迹罕至，後母卒。元以葬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爲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覲是掠朝廷之義。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咸平末，張齊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爲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品服。楊文父談苑

六

真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既高中，人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幅巾韋布長

揖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祇叉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詔楊曰：知卿有詩，戲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上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其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別日負荆謝之。見湘山野錄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見廬陵歸田錄

二

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饌之殆遍柰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謂演曰某雖薄有貲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游盡館毀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悵示及演因是携謁之曼卿便令致宮醪十擔爲贊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其生粗亦詳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

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如期果陳具于閣器皿餽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其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沈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金牛

見湘山野錄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樂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

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
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
嘗接士大夫也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
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
曼卿曼卿即衫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
者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
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
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
九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
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
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
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
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

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分
菽粟而奉養如此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
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
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張乖崖

張乖崖少時任俠擊劍心隘六合將遺世仙去始與
逸人傳霖者同學霖隱不仕公中第日光顯散遣親
密四方求霖同學者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
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歲罷成都轉寄
守宛丘銘訟簡稀一日卧鈴閣有被褐騎蹇驢氣兒
高勝者叩門大呼曰尚書青州傳霖來闍史異之走
白公聞驚且喜倒屣出迎召吏責曰傳先生天下賢
士乃守尚不得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即從容笑曰

別子一卅尚爾童心是豈知卅間有我耶公道舊且問你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公薨于鎮云乖崖事蹟滿卅咸謂公弄九霞酌大醴出入清都者久矣及得傳霖事然後知其爲真仙無疑余謂若子房於黃石公武侯於龐德公李藥師於虬鬚客顏魯公於張志和李太白於賀知章少陵於司馬子微文章跨古今功業蓋後卅者未嘗不遇寰宇外士摩發激厲而後光華烜赫懷動千古者又豈特乖崖而已卅不尚師友而聞道者鮮矣

西清詩話

邢惇

邢惇雍丘人以學術稱於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未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

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勅與廢帝同東置屋梁門

陳水記聞

張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况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謂僚佐言曰斯人用之便作正言司諫不用之則崑谷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於卅

見雲角新記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仙釋僧道

申國長公主

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聖寺對佛願捨爲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之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九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申國俗壽止三十八尼夏十有六入滅

見湘山野錄

又

初中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二十餘人，詔兩禁送於寺，賜齋饌傳宣，各令作詩送。惟文僖公事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梵聲纔舉誤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或云：作詩之說恐非。都下好事者能於鸛鵲天曲聲歌之。

呂先生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內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

常人書也。

又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州乃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須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氣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撫然大笑而莫知所之。

又

呂洞賓者，多遊人間，頗有見之者。丁謂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謂曰：君狀兒頗似李德裕。它日富貴皆如之。謂咸平初與予言其事，謂今已執政。張洎家

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泊倒屣見之洞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讓所任官唐書不載索紙筆八分書七言四韻詞一章留與泊頗言將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泊年六十四卒乃其識也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有自詠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兕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焚山川之句大率詞意多奇恠類此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之

見楊文公談苑

養素先生

尚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道過潭州聖亭

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嘆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見東軒筆錄

劉道

晉公舊有園在保康門外園内有仙遊亭仙遊洞景趣瀟灑有道士劉道相往來道作仙遊亭詩贈公云屢上遊仙亭上醉遊仙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

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公南遷道往見公
於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道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
飲公曰今日之遊成子之詩意也見名賢詩話

華陰隱人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極人有登
蓮華峯絕頂俯瞰人煙舍屋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
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後裔也開寶
中有數人衣服異制出華陰市中人詰之曰我居華
陰川因採藥迷路至此何所也後不知所詣或疑其
地仙見楊文公談苑

我眉山

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洙奏往我眉山提點白
水寺忽見光相寺西面瓦屋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

金身次日午間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見五壺清話

曇穎機辯

錢子高明達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
堂設戲幄庭下方以花磚遍楚嚴雅始新子高筋役
徒掘磚埋柱時長老達觀師曇穎者法辯迅敏度其
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狀之謹
不敢動

契嵩師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
葬訖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
重煨煨之愈堅嵩之文僅參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
書曰輔教編携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

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爲京尹特上殿
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
至死無犯火訖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
怪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喑及終方得其驗
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濟
深伏其才荅高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在集

無名高僧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
於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
誦經在藥市奉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嵐中
有一跨溪山閣所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誦經
老病起晚誦至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至此品報之
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但嘿揖焚香側聽聽罷遂

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不
調鹽酪若羨甘露食訖僕持觀一錢敬施之曰先生
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路口因中
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僧掌中書
思邈二字僧因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九山中尋三
日竟迷舊路歸視囊資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
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遊
都市後隱不見

羅真人

太平興國四年綿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
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盡
五色知州种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鷄犬聲見羅山
野錄

胡僧法調

西晉時有胡僧法調至洛陽見晉家宮闕嘆曰此正似堯率天宮但生死之力營建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別謂之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況人身而得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言訖而卒

佛經

佛經之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以後漢明帝時暨至白馬寺首譯四十二章經歷晉及十六國南北朝暨唐皆有梵僧自五天竺來及華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譯訖開元錄凡大小乘經律論聖賢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正元又別錄新經二百餘卷元和之後譯經遂廢太宗太平興國初有梵僧法賢法天

施護三人自西域來雅善華音太宗宿受佛記遂建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訪得鳳翔釋清照深識西竺文字因盡取國庫新貯西來梵夾首令三梵僧詮擇未經翻譯者各譯一卷集兩街義學僧評議論難鋒起三梵僧以梵經華言對席讀衆僧無以屈譯事遂興後募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學獨得惟淨者乃江南李王之子惠悟絕異盡能通天竺文字今上即位初陳恕建議以爲費國家供億願罷之上以先朝所留意不許訖今所譯新經論學凡五百餘卷自至道以後多惟淨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譯衆上言請如元正造錄詔令潤文官參知政事趙安仁與翰林學士楊億同編修凡爲二十卷乃降賜太宗所作釋門文字令編其名題入錄安仁等及釋衆再上表

皇朝卷四十三
請御製釋門文章許之六年三月賜御製法音前集七卷共論次其文理以附於先皇之次而冠於東土聖賢集之首譯經院置潤文官嘗以南北省官學士充中使一人監院事譯經常以梵僧後令惟淨同譯經梵學筆受二人譯綴文二人評議二人皆選名德有義學僧爲之

喻浩造塔

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即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鏐造南塔以奉安似在國天火屢作延燒此塔一僧奮身穿烈焰登第三級持之而下衣裳層體多被燒灼太平興國初倣獻其地太宗命取塔禁中度開寶寺西北闕地造浮圖十一級下作天宮以葬舍利葬日上肩

舁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外都人萬衆皆灑泣燃指焚香於臂掌者無數內侍數十人願出家掃洒塔下悉度爲僧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親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耳初造塔得浙東匠人喻浩浩不食葷茹性絕巧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帟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浩周旋視之持槌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五丈河潤氣津夾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塔成而浩求度爲僧數月死世頗疑其異見揚文公談苑

吳長文

吳長文博學通古今尤不喜釋氏其父卒不召僧不

作佛事居常閭巷細民與其父相往來者入贈二練
子華爲長文作墓銘都不及之蓋子華信奉釋氏韓
魏公亦曰此事親之際尤爲難也

死後出家

熙寧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
遺言乞度爲女真勅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
號冲靜大師見倦遊雜錄

建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爲龍興倉國初寺
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上遣中使持劍以詰
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爲倉敖以貯軍糧汝何故煩瀆
帝庭朝命令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儻偃蹇怖畏即斬
之或臨刑無懼即未可行刑既訊其僧神色自若引

懼

頸就戮中使以聞上大感嘆復以爲寺官爲營葺
極於宏壯又修舊封禪寺爲開寶寺前臨官街北鎮
五丈河屋數千間連數坊之地極於鉅麗

西域僧覺稱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舘於傳法院其僧通
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謂延見之嘉其敏
惠遣人送至予處與譯同來設茶果問之譯云入此
國見屠殺猪羊縣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
惡彼西土或一國人全不食肉予問能留此土否覺
稱云願至五臺謁文殊即還乃心思戀本國不樂居
此因索帑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請淨公譯云
誓首摧伏諸魔力我智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
臘渠牀偈句義能說後復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

上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坐而已詔尚
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剎帝利性善畫
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此方絕異

雲豁入定

吉州西峰寶龍院僧雲豁常入定歲餘一出大中祥
符三年上遣中使趙履信取至闕下宣於北御園
舍中肩鑄之月餘始出定苦告求歸厚賜以遣之見

楊文公談苑

王中正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
衣道士服儀狀甚偉後屢見之授其黃金術仍付以
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徭狂叫呼上
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檣登聞鼓自陳上召

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承
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
中正丞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
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謂之燒金王先生
建祠元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鉶
殘藥見通鑑水燕談

方士謁鍾弱翁

帥

鍾弱翁

傳

師平涼戎事有間延賓客一日有方士偕

衆道通謁幅巾衣白紵短不掩胷氣局廣深進退從
容中度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
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
擘牋放筆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
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既去郡人皆

見方士擔兩大瓮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章質夫聞曰
瓮乃二口豈呂洞賓耶

見西清詩話

王參政

王參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
嘹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臣著知
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爲怪訝須臾聞宅中慟哭
群鶴遂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官爾

日本僧 此段善隆國寶記亦引之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
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慶
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
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
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

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

童子

降言禍

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

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勣歌老列

子

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

秘府略日本記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

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

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

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

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

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

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

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并斟殘月

春爐釋夜嘶鄰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

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異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圖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限。何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老。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

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乎之後。相見無期。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九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見楊文公談苑。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屬文。善史書。周廣順中。累為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宋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貓。遇山水佳處。絕糧數日不食。盛夏暴於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溶溶傍冰澌。皆釋。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

縱酒自肆謗讟時政太宗怒決杖配登州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墮地甯才容面而卒遂藁葬於道左後數日有取其尸改葬視之空空若蟬蛻然

許旌陽家田夫

洪州西山有異人于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家田夫也旌陽使出取米及歸按宅昇仙矣遂止爲地仙于大有詩云自從明府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渾時俗賣柴沽酒貴安心妻寄于大詩曰昨日因行過翠微醺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至今有見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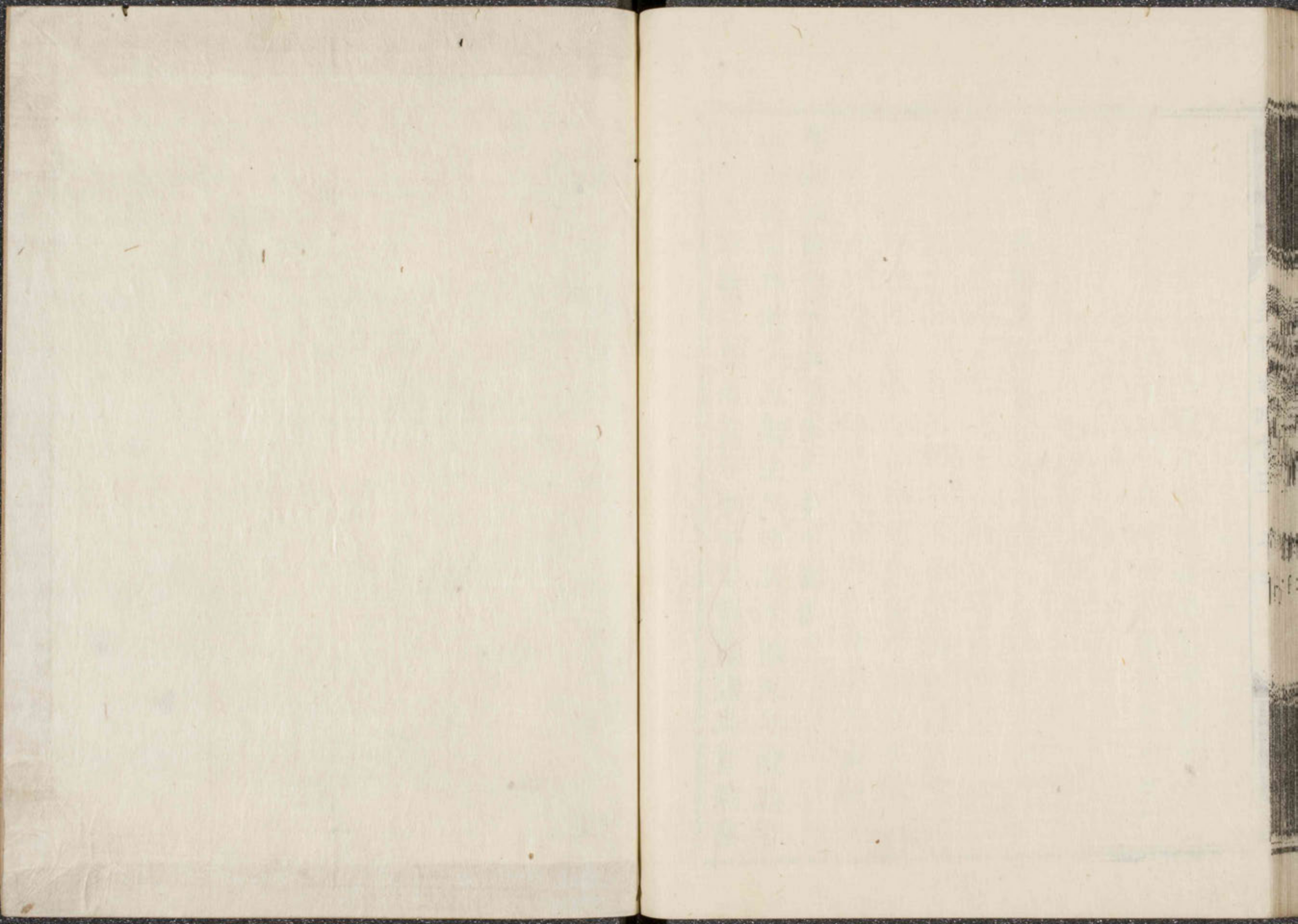
朱池寺

余往歲侍親睦州壽昌縣朱池寺寺僧卒方數日其

弟子出卒前一日手寫一頌云孤燈寂寂夜堂深寒雨瀟瀟響竹林大底浮生只如此不須哀怨動悲音字甚端謹斯亦異矣

見李希聲詩話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110X
40
15